

從人民公社圖書館工作中學習

圖書館學系系主任 徐家麟

我這次下放，對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有一些感受和體會。首先，通過學習搞人民公社圖書館工作，在有關圖書館學教育思想和學朮思想的若干問題上，我的思想初步得到了一些解放。活生生的事實告訴我，實踐出科學，科學必須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不是這樣的就偽科學。在我初到浹水時，就曾聽到當地縣圖書館曾搞過讀書、說書、講書、演唱書、送書到田畝、到茶亭、到工地、到食堂等等活動，我感到這些都是新鮮事，值得學習，但同時也感到這些都不過是“事理之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一直到有一次聽到農民吳樹華同志的報告，知道他們當時這類工作是根據具體情況、發揮羣眾的智慧搞起來的，並不懂得這些就是圖書館界所做的圖書宣傳、閱讀輔導，也不了解圖書館界所慣用的學朮名詞，於是我的思想上受到刺激了。他說的簡短幾句話啟發了我，象勞動人民創造其它事物一樣，他們也能够創造出圖書館學來，而構成圖書館科學內容的却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玩弄的空洞的學朮和所謂理論，而正是勞動人民所創造出來的工作經驗和從而抽繹出來的經驗總結。通過這件事，資產階級圖書館學朮思想在我的身上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另外，我在實際工作中同樣也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所熟悉的圖書登記、分類、編目以及出納方法是資本主義體系圖書館學的老辦法，把這些硬搬到公社圖書館工作上面來，我也認為是不大對頭的，可是到底怎樣簡化，同時又能解決問題，卻感到不容易下手。關於圖書分類問題，我也認為不能向農民提；同學們搞無人管理借書的辦法，我在先期以為不可；同學們主張，要做圖書採購的登記和集體借書的登記只須做以類為綱的總括登記就可以了，我以為這未免過於簡化，在將來會造成工作上的困難。但事實證明，分類對農民同志們來講，一點也不神祕，他們不需要多講解就能領會它的作用和初步做法。他們給分類形象地比喻做“排隊”，一位農民同志在訓練班上當場就把應用“統一書號”做分類根據的作法傳授給還未了解清楚的學員聽。同學們在不止一處實行了無人管理借書法，既增加了圖書流通量，同時也得到指導閱讀的原始資料。他們所通用的圖書登記、分類、編目三合一的著錄方法和按類總括登記補進和配借圖書的方法也都行之有效，符合於多快好省的要求。面對這許多事實，我認識到我不再讓舊框框給我死死的箍住了，在本專業範圍內的两條道路和兩種方法體現在我思想上的鬥爭指明了，我必須努力興無滅資，結合我的思想改造，進行業務改造。以上這些體驗是黨給我下放的機會才能取得的，是我在業務上有收穫的一個方面。

其次，在下放期間，我對圖書館學和圖書館工作的實質、體系和方向等問題也有了一些新的體會。說老實話，雖則我搞過圖書館工作已經有二、三十年了，但到底圖書館學是否科學？是怎樣的科學？它的體系應該怎樣？對這些根本問題，我是並不怎樣明確的。多少年

来，我对美国统治阶级贬低公共圖書館的价值、否定它的教育作用的恶毒用心，虽一直表示反对，但圖書館应该成为怎样一种教育工具，它到底是文化机关还是教育机关、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也不能說个清楚明白。时到今天，圖書館发展方向到底是怎样，我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見解。可是通过下浣水两个月的公社圖書館工作的实践，我理解到：圖書館业务不是見物而不見人的业务；它既是对圖書的技术工作，也更是对人的思想工作。在浣水我們发动、組織、輔導讀者工作的展开，都不是容易的事，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再者我进一步理解到：圖書館工作不能够孤立地搞，設若它不为政治服务，不为生产服务，不配合中心运动，无论如何它是难以搞起来的，即令搞起来，也必是难以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浣水地方圖書館工作的起伏轉变經過說明了这些規律，在我省罗田县公社圖書館工作与业余学校工作紧密结合，因而相得益彰的事例也說明了这些規律。說到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学的体系和发展方向，根据我和其他同志們在浣水工作的体验，我們認為公社圖書館也正提供了研究的契机。公社圖書館和公社本身一样都是有无限发展前途的，同时公社圖書館的兴起和建成对于傳統的資本主义、封建主义体系的圖書館学和目录学将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新問題，对这些問題的解答，不能不深刻影响到其它类型的圖書館，并且在这样体系下的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学将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必定是不断革命的。上面这些認識在我虽則只是一些朦朧的認識，并有很大可能仍然只是一些不正确的認識，然而我感到我在对本专业的探討上是前进了一步。这个收获也是校党委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針所給予我的。